

塗鴉客糖果鳥自創「哼哼人」 街角畫台灣社會黑色幽默

2013年02月20日 11:32

記者游璇如／台北報導

在台灣的塗鴉客界，流傳著這麼一則「義警」故事。一名塗鴉客深夜在街邊牆上塗鴉，被行經而過的運將檢舉，警察來了，夜色裡看了看年輕的塗鴉客的街頭畫作，瞄了他惴惴不安的模樣，轉身跟在一旁等待賺檢舉獎金的運將說：「少年仔喜歡畫畫，幹嘛打擾他呢？」

這樣的例子，也同樣發生在街頭塗鴉客Candy Bird（糖果鳥）身上，一日晚間Candy Bird在一個廢棄軍營裡塗鴉，警察巡著停在路旁的機車發現這名年輕的塗鴉客，「少年仔，你在做啥？」「我在畫畫。」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離開。」警察聽完這名「少年仔」的解釋，拉著Candy Bird一起離開。「我到便利商店坐了幾分鐘後，再回到軍營裡，繼續完成我的畫，警察就沒再來了。」Candy Bird說，這是台灣警察對年輕人獨特的溫柔。

如果你也曾留心過路旁塗鴉，Candy Bird的畫你一定不陌生。巨大人頭配上窄窄的四肢，大頭被剖開，腦子裡露出雜七雜八的想像，細讀畫作裡，還摻有點黑色幽默的笑梗。沒錯，這就是Candy Bird的作品，有網友稱這代表人物「蘿蔔人」、「番薯人」，但Candy Bird最中意的名字，卻是「哼哼人」。

「仔細看過Candy Bird的作品，會忍不住想發出『嗯哼』、『哼哼』的那種笑聲。」記者採訪Candy Bird時，聽見身旁的人分享，細覽他的作品，會從鼻腔發出「哼哼」的低笑，那是因為從Candy Bird作品裡讀出了獨到的黑色幽默，忍不住暗諷的笑聲。



城市裡的旁觀者：街頭塗鴉客。（圖／candy bird提供）



喝下機器水的哼哼人，肚子全是「機器」和「怪手」。 (圖 / candy bird提供)



台北華山車站附近，可以看見Candy Bird畫出哼哼人喝下機器水的系列圖。(圖 / candy bird提供)



怪手拆除許多無力反抗的房屋，這是Candy Bird的無奈黑色幽默。（圖/candy bird提供）



與街旁的各種景象搭配作畫，是街頭塗鴉的一大特色。（圖/candy bird提供）

當「街頭塗鴉客」三年的Candy Bird，第一次塗鴉是在當代藝術中心隔壁的廢墟，那時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剛成立，Candy Bird心想：「既然有個當代藝術中心，我也要有一個塗鴉中心。」於是找了道廢墟裡的牆，自己寫上「台北當代塗「鴨」中心」，當時連「鴉」字都寫錯的他，便開始了這趟塗鴉的旅程。

喜歡手拿畫筆的觸感，而不使用噴漆，選用水泥漆作畫的Candy Bird，對社會運動議題的關切，其實比塗鴉更早。「第一次接觸到土地議題，是跟著樂團鼓手鄭凱同到三鶯部落，我們組成三鶯部落反迫遷小組，近距離開始關心弱勢居民的動態。」首度接觸社會運動，體會到社會弱勢的無奈後，Candy Bird開始積極參與各種活動，「需要我們關心的事情，當你一旦開始後，就不會再停止。」



王家外牆的Candy Bird畫作，一個人捲曲著身體扛著錢，左右兩側皆是拿著刀叉的大手準備分食。這是被拆除日的前一晚。（圖／candy bird提供）



接觸社會運動，體會到社會弱勢的無奈後，Candy Bird開始積極參與各種活動。（圖／candy bird提供）

去年造成軒然大波的士林文林苑事件，Candy Bird也曾參與抗爭，甚至留下一幅畫作在王家外牆：一個人捲曲著身體扛著錢，左右兩側皆是拿著刀叉的大手準備分食，這就是Candy Bird風格，簡單又諷世的「哼哼」幽默。「塗鴉可以解決很多我想說的事情，也讓想像力可以無窮的發揮。」

士林王家事件發生後，城市游牧影展找上Candy Bird，希望一起玩紙箱牆的塗鴉藝術，當時Candy Bird便選擇畫出土林王家的故事，原以為沒多少人理解的畫，沒想到掀起討論熱潮，「用圖像串連出很多人的感想，這是我第一次發現很多人在關注這個社會。」

時事發生就開始塗鴉的Candy Bird，以接插畫案子和塗鴉收入維生，生活所需開銷外，省下來的錢便買機票出國旅行，「只要到國外，我一定會用保特瓶偷裝水泥漆，到國外畫畫。」日本、德國等地街頭，都看得這「來自台灣」的塗鴉畫作，牆角、廁所、水管、工地、屋頂，都有可能找到Candy Bird的痕跡。

「曾經看過一組網拍照片，麻豆站在我畫的牆前面拍照，感覺很奇妙。」作品貼近人群，卻又有種冷眼旁觀的社會無力感，Candy Bird的畫總是成功聚焦，讓平凡的街頭巷尾細節之處，透露出生活在大城市裡的小人物心聲。「塗鴉吸引我，是因為那也是一種貼近生活的『社會議題』。」Candy Bird自嘲，曾經參加高檔的藝術家聚會，結果忍受不了那種「奇怪的環境」，在廚房牆上用「哼哼人」畫出自己的無奈後，決定落跑，因為街頭、路邊，才是他眼中的真正舞台。



紙箱牆的塗鴉藝術，Candy Bird畫出土林王家的故事。（圖／candy bird提供）



「我被掛上出售的牌子，好廉價只有500元。」Candy Bird藝術家聚會，在廚房牆上用「哼哼人」畫出自己的無奈後，決定落跑（圖/candy bird提供）



頂樓塗鴉。（圖/candy bird提供）

